

领略中国古代风俗的典雅况味

楷和模既生于圣人冢上,又有着正和直的特质,故而被称为万世“楷模”。



《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
许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人说话写文章,为求言简意赅,常常引用一些现成的词汇,比如,说及不想让人分享的东西,会称之为“禁脔”;谈到某人气度宽宏,会称赞他有“雅量”。殊不知“禁脔”“雅量”等,其原本的词义与现在的词义已经大不相同,前者指的是小猪脖子下面最肥嫩的一块肉,在东晋时期为晋元帝专享,不许他人染指,后来用以专指皇帝的女婿;后者形容酒器的容量很大,后来成为善饮、酒量大的专用词。可见每一个汉语词汇的背后,都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或者变得面目全非,或者变得迥然不同,而且其中还隐藏着许多古代社会风俗史的微妙细节——许晖的新著《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即列举出100个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用来揭示这些词汇演变的过程,讲述其中隐藏的古代社会风俗史的微妙细节。

古人遣词造句,向来讲究无一字无

来历,无一字无出处。哪怕是一句寻常的日常用语,也一定有自己的源头,决不可能存在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字句之中既蕴涵着知识和趣味,同时也包蕴着风尚、礼仪、习惯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词汇大多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现代人来说,如果不作解释,对它们的理解就会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有些甚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像“吃了吧”这样一个十分平常的问候语,自然是与荒年和战乱时期的食物匮乏密切相关的,这个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像“筷子”“楷模”这类词汇就不同了,筷子最初叫“箸”,与“住”同音,因江南船家舟行讳“住”,称“箸”为“快”,讨口彩的意思,久而久之,“箸”变成了“筷子”。而“楷模”则是两种树的名称,其中,“楷木生于孔子冢上,其干枝疏而不屈,以质得直也”;“模木生于周公冢上,叶子以四季的变化分别呈现青、红、白、黑四种色彩,是为古代正色。楷和模既生于圣人冢上,又有着正和直的特质,故而被称为万世“楷模”。

有一些词汇背后有着妙趣横生的故事,比如哄堂大笑,据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载,冯道与和凝同朝共事,有一天,和凝见冯道穿了新鞋,便问价几何。冯道举起左足说“九百”,和凝一听,马上质问下人:“我的鞋为何花费一千八百?”这时,冯道又举起右足说:“这个也是九百。”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有一些词汇背后蕴藏着美丽的诗意,如花信年华,古人将三月花开称作“花信风”,而从初春到初夏,一共有八个节气二十四候,故称“二十四番花信风”,后来引申为女子二十四岁的青春年华,可谓既文雅又富有

浪漫情调。有一些词汇是佛教习俗与人们愿望的体现,比如风调雨顺,原是佛教中的四大天王,守护在寺庙山门两侧,各司其职,俗谓“风调雨顺”。另外还有一些词汇则是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比如“耗子”,“子”是“子鼠”之“子”,“耗”则指古代征收钱粮时的损耗——将老鼠称作“耗子”,实际上是老百姓希望老鼠嘴下留情,不要偷吃太多,以致贪婪的地方官员最后将损耗全部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许晖对这些汉语词汇溯本求源,当然并不仅仅是为了讲述隐藏在其间的风俗故事和细节,他也以这些词汇来刻意营造一种古典的审美意境——尤其是配上诸多中国古代名画或者日本浮世绘的图片,以图证史,以史证图,这种用意就显得更加鲜明。对于这些汉语词汇蕴藏的古代风俗,许晖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在谈及美女的“梨涡”时,他就对南宋的道学家们进行了批判,对“情之大者”的胡铨大加赞美。他说,尽管胡铨被道学家斥为“为天下耻笑”,胡铨所恋的艺妓被斥为“妖物”,但美的流传并不以道学家的意志为转移,“梨涡这一美丽的称谓仍然流传了下来,无情地嘲弄着腐儒们的道学气。”

作为一部以汉语词汇还原古代风俗的通俗读物,应该说作者在考证方面的确存在着不少牵强附会的谬误之处。但瑕不掩瑜,对于蕴藏在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许晖其实无意做过深的学术探讨,他只是以一种闲情逸致式的书写,来解读汉语词汇背后的某些玄机——讲逸事,谈掌故,剥茧抽丝,娓娓而谈,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就能够领略到中国古代风俗的典雅况味。 王淼

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

在麦家心中,父亲其实是个英雄,因为父亲给了他很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麦家著
《人生海海》

麦家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大源镇,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麦家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家里的几顶黑帽子使麦家从小就被别人歧视,没人愿意跟他交朋友,甚至连为人师表的老师也污辱他。曾经的麦家怨恨父亲带给他的耻辱,怨恨故乡让他的童年变得孤独和郁闷。这些年来,麦家逐渐原谅了父亲和故乡。因为他明白,这一切的变故都跟父亲的本意无关,父亲根本无力改变命运强加给他的磨难。

“人活一世,总要经历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气,随风飘散,不留痕迹;有些事情像水印子,留得了一时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则像木刻,刻上去了,就不能消失。”麦家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像烙铁烙穿肉、伤到筋的疤,不但不能消失,还会在阴雨天隐隐地疼。但在麦家心中,父亲其实是个英雄,因为父亲给了他很多。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麦家喜欢塑造英雄,在长篇小说《人生海海》中,我们就能看到许多勇敢面对生活的英雄,譬如蒋正南及妻子林阿姨、爷爷、老保长、父亲、“我”和前妻。

而在这些人物身上,有麦家自己、父亲和乡亲们的影子。也就是说,通过这部小说,麦家在某种程度上与家人及故乡达成了一种和解。麦家巧用孩童视角,围绕蒋正南是否是太監、叛徒等谜团,讲述了这个人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悠长叹息的人生况味。麦家说:“我想写的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我要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去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麦家将人性的解剖刀对准了蒋正南这个人:他当过国民党上校,利用医术和身体作掩护,从日伪那里获取情报。另外,他也参加过解放军,还上过抗美援朝战场。解放后,因为拒绝跟林阿姨结婚导致误会,被其举报有男女问题,蒋正南被取消了军籍和一切待遇,黯然回乡,凭着手术刀养活自己及母亲。

在特殊的年代,蒋正南是革命群众斗争的对象,但大家一边斗争他,一边又巴结讨好他,家里出了什么事都去找他拿主意。为了维护自己身体上的一个秘密和尊严,蒋正南疯了。林阿姨重新接纳了他,不过他的智力永远停留在了七八岁。蒋正南高龄去世时,林阿姨也服药殉情。蒋正南的坎坷人生分明就是一个传奇,但他的人生经历却是通过父亲、爷爷、老保长和林阿姨讲出来的。这样的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虽然看似零散杂乱,但其间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很多人的命运都因为蒋正南而改变,譬如爷爷因为出卖蒋正南而羞愧自杀,大哥做了倒插门女婿,二哥年纪轻轻暴病身亡,而我则偷渡到了西班牙,最终成为企业家。

有人说,稀奇古怪的故事和经典文学的直线距离只差三步,但走不完的也正是这三步。麦家的了不起不在于他走完了这三步,且步伐坚定,缓慢有力,留下的脚印竟成了一幅精巧诡秘的地图。人生似海,装载着时代、传奇与人心,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麦家试图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仅凭内心的高贵超出时代,愿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彭忠富

推动药物发展的那些力量

想象终究还是开辟了药学研究道路。想象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



《药物简史》
【英】德劳因·伯奇著
梁余音译
中信出版集团

历史上,人类治病手法千奇百怪,除了致华盛顿死亡的灌注水银法和放血疗法,还有水蛭疗法、砒霜疗法等。今天为人们痛恨的鸦片,历史上更是风靡6000多年。已被各国纳入毒品目录并严厉打击的海洛因,历史上曾是德国知名药企拜耳公司引以为傲的拳头产品……

身为牛津大学医院主治医生,同时又站在讲台上“释疑解惑”的德劳因·伯奇笔下的这本书,从古巴比伦的鸦片、教皇的奎宁,跨越到强大的德国制药工业、百药之王阿司匹林,可谓呈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药物世界。

德劳因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上第一批医生根本就是骗子”。医学界也确实留下许多今天看来是“草菅人命”的奇葩医学案例。毫无疑问,限于那点可怜的自然知识,早期人类对药物的想象充满缺乏科学认知,所以比较容易获得的鸦片能长期被人类当成包治百病的“神药”。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想象也是医药发展的一种启蒙力量。虽然历经曲折,但想象终究还是开辟了药学研究道路。想象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英国牧师

爱德华·斯通对柳树皮可帮助治疗疟疾的发现,则纯粹来源于他那脑洞大开的“灵感”。

医药发展告别漫无目的想象,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便是染料的发明。“化学家们(还因此)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打靶’药物,这是抗生素时代的开端,这种思维方法也是‘化学疗法’的开端。”德劳因认为,医学界认识到奎宁能有效治疗疟疾,主要还是凭运气。而在化学疗法大门开启后,随着化学科学的突飞猛进,药物才算正式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随着化学研究的进步,人们逐渐认清了罂粟、金鸡纳树皮、柳树皮等传统“药物”的面目。水银、砒霜、水蛭等“伪药物”或伪治疗术被大多数人摒弃。另一方面,从金鸡纳树皮、柳树皮等中分离提炼有效成分,也为近代西药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然,仅仅有实验室理论还不够,最后一关是临床试验。这也是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当年“以身试药”的伟大意义所在。

当然,并不是新药就一定能成功。即便是推向临床治疗,经过广泛使用后仍有可能因副作用太大而被淘汰乃至禁止。在结核病治疗方面,医学界对金元素疗法(硫代硫酸钠)的夸大其词持续了15年以上;非那西汀研发于19世纪80年代,将近一个世纪后人们才注意到它对肾脏的伤害;拜耳公司研发的二醋吗啡(海洛因),在投向市场15年后便因成瘾而停止生产……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试验仍将是人类寻找新药的重要途径。

源于心理情绪等因素,患者往往对医生的服务态度极其看重。然而在德劳因看来,早期医生的“药物与建议毒如砒霜,他们真诚、满怀善意,却能置人于死地”。善良并非是治病良药。

寻找真理离不开怀疑与批判。在威廉·哈维、托马斯·西德纳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弗朗西斯·高尔顿等敢于怀疑传统且不厌其烦地进行医学统计分析的医生们的努力下,循证医学最终得以建立。

令人玩味的是,“批判”有时也会偏离正轨。“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家的命运,也影响了药物的命运。在英国,走在路上的腊肠狗会被人扔石子儿,就因为它们有德国血统,而阿司匹林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暂时失宠。”

即便在医学界,“有色眼镜”也是一种阻力。美国家庭医生劳伦斯·克雷文虽然发现阿司匹林对心梗的疗效,但因为人微言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被学术界采信。

当历史被扭曲时,原应严谨的学术亦可能被各种因素所左右。

在“百药之王”阿司匹林发明过程中曾起了重要作用的阿图尔·艾兴格林,因其犹太人身份,被迎合纳粹势力的拜耳公司刻意隐去。尽管法本公司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行活体实验,但在战后的审判中,他们却以“(被关押的囚犯)无论如何都会死掉”的蹩脚托辞卸责。

相比之下,另一段历史很少被人关注:曾一手建立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竟然获得了美军同意,“把731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犯罪”(《零年:1945》,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版)。

德劳因在结尾写道:“试验与数据能揭示真理:它们是理解世界的工具,也是改良世界的利器。”这意味着,他认为应当让药物研究回到学术研究本身。换言之,只有将药物研究还原为一门免受其他杂音干扰的学术,其发展才能步入正确的轨道,并在砥砺前行。 禾刀